

诗人春风柳絮中

况味人生

□钱续坤

在第24届北京冬奥会闭幕式上,每个环节都让人难忘,其中《缅怀时刻》更是惊艳所有人。“折柳寄情”将中国式浪漫展现得淋漓尽致,那“一首曲、一群人、一束光、一捧柳枝、一片绿荫、一起向未来”的唯美表达,将依依惜别、和平友谊之情讲述给了全世界。

这种缅怀蕴含怎样的文化底蕴呢?

我国的古诗词,大多通过写景状物来表情达意的,柳絮便是常用的一种意象。杜甫的“桃花细逐杨花落,黄鸟时兼白鸟飞”,晏殊的“梨花院落溶溶月,柳絮池塘淡淡风”,韩愈的“杨花榆荚无才思,惟解漫天作雪飞”等,把读者带入幽静唯美的意境,给人恬淡舒畅的感觉。但是诗人最多的还是用折柳来表示送别,这种习俗最早渊源于《诗经》中“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;今我来思,雨雪霏霏”这几句,其中“杨柳依依”

表达了战士出征前怀家恋土的离情别绪,为后来的送别诗奠定了文化基调。

不过折柳寄情较为流行的当从汉代开始,“折柳”一词最早就出现在汉乐府《折杨柳歌辞》中,叙述离情别意。“垂杨拂绿水,摇曳东风年。花明玉关雪,叶暖金窗烟。美人结长想,对此心凄然。攀条折春色,远寄龙庭前。”这首五言律诗抒写女子在春光明媚的日子里触景生情,表达对征戍在外的丈夫的思念之情。自汉之后,折柳送别成为常态,如李白的“谁家玉笛暗飞声,散入春风满洛城。此夜曲中闻折柳,何人不起故园情”;王之涣的“杨柳东园门,青青夹御河。近来攀折苦,应为别离多”;白居易的“青青一树伤心色,曾入几人离恨中。为近东门多送别,长条折尽减春风”……

为何要折柳送给远行的人呢?这是中国独有的一种情感文化现象。当时的交通非常不便,许多离别常常是一生再无见面的机缘。《唐书》中记载这样的故事:唐代的雍陶在阳关做官时,有一座桥叫情尽桥,人们送客到此便各奔东西。雍陶将此桥为折柳桥,并赋诗云:“从来只有情难尽,何事名为情尽桥?自此改名为折柳,任他离恨一条条。”不过折柳送别最常见的说法有以下两种:一说古代的杨柳多种在送别的大道旁,长条低垂,似有依依恋人之感,因此折它送给远行的人以致意;二说“柳”与“留”谐音,折柳是希望离别的人留下之意;三说柳条柔软,折柳送别亲友是希望将他的心拴住。罗隐的《柳》中就写出了这一层含义:“灞岸晴来送别频,相偎相倚不胜春。自家飞絮犹无定,争解垂丝绊路人。”另外,像王维的“渭城朝雨浥轻尘,客舍青青柳色新。劝君更尽一杯酒,西出阳关无故人”;苏轼的“春色三分,二分尘土,一分流水。细看来,不是杨花,点点是离人泪”,更把吟诵柳絮的作品推到了极致,成为千古绝唱。

柳絮为题入诗极多,诗人们推陈出新,赋予其各种各样的寓意,读来饶有趣味。杨万里的“日长睡起无情思,闲看儿童捉柳花”,用清新的语言,表达自己惆怅落寞的心情;贺铸的“试问闲愁都几许?一川烟草,满城风絮,梅子黄时雨”,用柳絮来寄托愁思;宋石懋以柳絮和自己的游宦生涯作对比,“我比杨花更飘荡,杨花只是一春忙”,感慨生活漂泊不定。

小小柳絮,蕴涵真是无穷无尽呀!

生活时刻

职工 曹开龙 中国书协会员

难忘的钢笔时代

朝花夕拾 □王唯唯

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征。代表着那个时代特征的,哪怕是一件小小的物品,都会折射出时代的光彩。比如钢笔。20世纪五六十年代,钢笔是很多人心中的书写圣物,能够拥有一支钢笔,并且堂皇地别在上衣的口袋,都会引来羡慕的眼光。

七岁那年,我上了小学。那时学校有规定,不到四年级是不允许学生使用钢笔的。所以每每看到高年级学生上衣口袋插着的钢笔,羡慕极了。好不容易熬到了四年级,我就央求父亲给我买支钢笔。四年级下学期,父亲终于给我买了一支“新农村”牌钢笔。“一支笔小学生,两支笔中学生,三支笔大学生。”虽是戏言,但真实地反映了那个年代钢笔拥有过的辉煌。

有了钢笔,父亲给我买了一本《小学生必背古诗词钢笔字帖》。父亲说写字要“字如其人”。写字,就是人与字,字与人,二合一,一含二,如鱼水相融,见字如见人。虽然还不能真正明白其含义,但我相信父亲的话肯定是有道理的。长大了才知道,字如其人,就是写字是一个人的一项基本功,字不光是一种工具,也是一种艺术,一手好字可以给人留下极好的印象。

按照父亲的要求,每天中午和晚上趴在桌边练字一小时。清楚记得,我用钢笔抄写的作文,得到班主任的大加赞赏,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表扬我的钢笔字写得漂亮,并且宣布班上的墙报以后由我负责抄写。

1976年11月,我考上一家外地的文工团,离家前的那天晚上,父亲送我一黑色的“英雄”牌钢笔,要求我一个月里要给家里写两封信。接过父亲给的笔,黑颜色的粗笔杆,握在

手里真有一种饱满的感觉。我知道手中的这支笔传递着家人的一种心愿与期盼!按照父亲的要求,我每个月都会给家里写两封信。台灯下,铺开信纸,笔尖与纸张摩擦,安静地吐露文字,记录我经历过的生活痕迹。这一刻,我觉得字迹中的一横一竖、一点一捺,都是一种心灵的密码,充满了一种感情的纹路,只有心灵相通的人才能破译。

20世纪80年代,中国诗坛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、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。和所有热爱诗歌的朋友们一样,我读诗、写诗,满怀激情。就是这支“英雄”牌钢笔,见证了我投稿、退稿的过程;见证了是写作让我的灵魂在纷繁的世界里得以安顿。

世情亘古不变,然而道具改变了。稿纸上沙沙作响的钢笔吟唱,已被当下手指敲击键盘的乒乒乓乓所取代,曾几何时的“写”文章,变成了今日的“敲”文章。键盘敲击出来的文字固然工整,却也总有某些东西远去了。这远去的是对于笔杆的触觉,还是对于笔尖在纸面行走的听觉?是对于某个字一笔一画呈现在脑海中的轨迹,亦或干脆就是对于一种情境、一个时代的怀念?

20多年前,“写信联系”常挂在我们嘴边,取而代之的是当下“短信联系”。一句话的改变,折射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变更。我知道自己以后再也不用钢笔书写了,虽然陪伴我大半生的“英雄”牌钢笔还在,但早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。我们这代人的钢笔时代,已成为渐行渐远的历史背景。



寻芳 李肖容/提供

春天食“草”

那年那月 □疏泽民

春天是个食草季。所食之草,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草。早春时节,万物初萌,树芽绽绿,野菜破土或返青,大地上呈现出勃勃生机。河滩里,坝堤上,水渠边,田埂头,墙根下,山坡上,氤氲着一层新绿。新绿里有马兰、荠菜、野芹、蒿子、枸杞芽、蒲公英,还有许多叫不上名字的野菜,被铲回来,炒成菜,捣成馅,做成粑,盛在白瓷盘里,都是一道秀色可餐的美食。

“三月三,荠菜赛仙丹”,据《本草纲目》记载:“荠菜味甘性平,入心肺肝经,具利尿、明目、和肝、强筋健骨、降压、消炎之功。”

荠菜最简单的吃法是凉拌。把荠菜放在开水里焯一下捞起来,沥干,稍切碎放在盘中,加上姜末、葱花、辣椒、蒜泥、陈醋、食盐、麻油搅拌,一盘凉拌荠菜端上桌,绿油油、脆生生的,满口都是乡野里春天的味道。

荠菜炒鸡蛋,美味可口。将荠菜洗净切碎,加少许葱末、盐,拌入蛋液中,用旺火翻炒,金黄色的蛋饼上面镶嵌着翡翠般晶莹的荠菜,吃起来酥软爽口。用荠菜包饺子,味道鲜美。将荠菜切碎,与豆干、精肉切碎拌成馅,包成饺子下锅。柔软而晶莹的饺子皮,衬出翠绿而嫩滑的内馅,轻轻咬一口,韧中透着香,舍不得下咽。

荠菜粑是人见人爱的美食。将荠菜放在开水中烫一下,沥干水分,切碎,均匀地撒在面粉中。将面粉和成泥,用擀面杖压扁成粑,再放到热油锅中煎成焦黄中透着青的薄饼,切碎的荠菜点缀其中,如天上的星星,嚼在嘴里,甜在心里。

除了荠菜粑,蒿子粑也颇受人们喜爱。徽州“粑姑”是个热心人,将蒿子粑的制作过程录成抖音视频上传,犹如微电影:将摘下的蒿子剔去杂草、老梗,洗净,用开水焯一下,除去苦味,再用清水漂洗,沥干,切碎剁烂,加入适量糯米粉、温水和盐,揉捏搅拌均匀,用手搓成扁圆状,就成了蒿子粑。煎锅里倒入植物油,烧红,将蒿子粑放入

锅中煎,直至两边呈金黄色,就铲出锅。刚出锅的蒿子粑软糯、粉糯,带着原野的草香,轻嚼慢咽,齿颊留香。

与荠菜、蒿子同样出名的,还有马兰。剪回来的马兰焯水去涩,投入凉开水中浸泡几分钟,控干水分,切碎,放少量蒜末、盐、红椒在案头,将锅中香油烧热,倒入菜中,哗啦一声,菜香蒜香弥漫开来,拌匀出锅。蘸一筷头入口,初尝微麻,多嚼一会,一股春天的清香便会自舌尖生发,越嚼越浓郁,越嚼越入味。

还有一种野菜,长在山上,它就是野蕨。采回来的蕨苗既可以素炒,也可以焖烧腊肉。素炒时,将蕨菜洗净切成段,用开水烫一下,再用冷水漂一遍,以除去涩味。然后倒入热油锅,爆炒后加少量盐和味精,盛在盘子里,青翠碧绿,香脆爽口。烧腊肉时,先将蕨菜用开水焯后切段,再将腊肉片、青椒丝下锅猛炒,最后倒入蕨菜,加些豆瓣酱一会出锅,就成了一道香辣脆嫩的腊肉蕨菜,是下酒佐餐的美味。

水边多野芹。采回来的野芹,除杂洗净切段,热香油大火清炒,加少许精盐炒匀后出锅。炒熟的野芹,散发着原野草木清香,蘸一筷头入口,甘甜中带着微涩,舌尖上萦绕的,尽是山间清风。

春天里采春、吃春,舌尖上享受大自然的馈赠,心里荡漾着缕缕春风。

春景宜向雨中看

如歌岁月 □杨金坤

立春过后,绵密的雨水接踵而至,惠泽大地。草木发芽,万物复苏,处处春意盎然。

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有云:“正月中,天一生水。春始属木,然生木者必水也,故立春后继之雨水。且东风既解冻,则散而为雨矣。”毕竟,单有春风的爱抚是不足以“又绿江南岸”的,还需有春雨的滋润才能把草木从沉睡的模式里温柔地唤醒。如此这般的,才会有盛春时节的桃红柳绿,杏粉梨白;才会有盛夏时节的草木葳蕤,果实满枝。

一年之计在于春,人逢春早百事兴。在农人的眼中,春雨贵如油,雨是庄稼的灵魂,是清冽的甘泉。在儿时的记忆中,开春后,乡亲们便三三两两忙碌起来,翻土挖沟、追肥灌溉、锄草剪枝……广袤的田野上,到处是一幅幅热火朝天的春耕劳动场景。

雨水节气前后,正是冬小麦返青生长的关键时期,此时适宜的降水对作物的生长显得更加重要。农谚说:“雨水有雨庄稼好,大春小春一片宝。”不知什么时候,带着新春温柔气息的小雨悄然降临了,它们宛如小姑娘纤细的玉手,轻轻拂过沉睡的大地,编织一幅清新

美丽的图画,呈现出一片朦朦胧胧的绿意。

山川河流、树木花草、田垄庄稼,都澄净如洗、清莹如碧,享受着春雨带给它们的无限滋润。“青箬笠,绿蓑衣,斜风细雨不须归。”斜风吹着细雨,吹过河岸,吹过田间,农人们身穿雨衣,头戴斗笠,赶着水牛,耕耘着春天。

丰富的雨水,温润如酥,柔情似水,萌生了万物,也滋润融化冰冻了一个冬天的泥土。草儿染绿了,花儿绽开了,麦苗返青了,土地松软了,空气中夹杂着淡淡的清香。深呼吸,干净清凉的气息沁入心脾,让人体会到生命的芬芳。

雨水,如可爱情灵般从天国降落,落在黧黑已久的枝上,落在枯槁日长的麦田,也落入经典的诗文中。杜甫吟“好雨知时节,当春乃发生。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”;韩愈颂“天街小雨润如酥,草色遥看近却无。是一年春好处,绝胜烟柳满皇都”;白玉蟾咏“正月梅花尽,一溪春雨香。燕方寻故地,蜂已葺华房”;陆游歌“腊雪瑞我麦,春雨嘉我谷。老农无他求,一饱万事足”;叶茵唱“一犁足春雨,一丝摇晴风。乐此至乐地,其惟蓑笠翁”。

雨水,是一个富有想象力和人情味的节气,在这一天,不管下不下雨都充满着一种雨意蒙蒙的诗情画意。

一道美食要做得成功,入味多半是少不了的。

要入味,就先得敞开心。鱼是鱼,肉是肉,丝毫不动,滴水不进。调料再多,也是枉然。不开几道口子,味道怎么入得了?划开几道口子,将调料抹进去,等味道进入食材的内层,吸收、融合,才能做出一道好菜。

口子,吸收外来的味道,这是以己为主的人味。吸收外界之味,为己所用。大千世界种种滋味,尽为我有,却又不失本色。这样的人味,才能让自身更精彩。

也有一种人味,颠倒了主次,反倒成全了对方。在肉上划几道口子,那是吸收他味为己用。可若是将肉剁碎绞碎,混入其他食材之中,那便是入了对方的味。

一个人,见风使舵,人云亦云。将自己彻彻底底地敞开,不留一点本心。结果,将自己入了别人的味,失去了自我,成全了别人的精彩。

要入味,分寸的把握也少不了。

人生入味方精彩

青萍絮语 □郭华悦

一个人要活得精彩,过得舒心,也得学会入味。

要入味,先得摊开自己。有的人过得痛苦纠结,把自己活成了拧巴的状态。外面的种种滋味,都无法渗透进来。这样的日子,过得孤单且拧巴,岂不是意料中的事儿?

敞开心扉,得学会放松,让自己柔软。冰冻的食材,若没有解冻,再怎么入味,也是枉然。一个人,先得让自己的心柔软起来,热乎乎地去贴近生活。不轻信而有防人之心,但心中依旧有希望与憧憬,这种有热度的生活态度,才能让外界的各种滋味浸入,进入自己的心中。

要入味,还得学会主次。谁入谁的味儿,这是一个问题。划几道

了。口子切得大或小,味道渗透几分,才能入味却不至于喧宾夺主,值得好好琢磨。一个人,要让生活的滋味渗透进来,同样把握好火候与分寸。

两个人相处,也是一种入味。好的相处,正如成功的入味,先得放松自己,敞开心扉。没有敞开心扉,不满的情绪就会日复一日在心中积蓄。小问题,酿成了大冲突,各走各路,或者形同陌路。敞开心扉,又保有自我。两人互相长短,皆大欢喜。

食材入味,成就佳肴;人生入味,方得精彩。